

# 敦煌五代“射手图”：上下文、主题、人物身份辨识

梅林（中国四川美院美术学系）

## 一、图像文本的还原

这里所说的“射手图”是指莫高窟第346窟（实即345窟前室南壁）一幅有名的残损了的壁画。画中一男子作游牧民族武士装扮，两腿半蹲半跪，双手拉弓引弦，望空欲射。

在射手的周围，可以看到一些不完整的天王、夜叉腿部形象。由此不难判断，此“射手图”乃天王图像的一部分。

那么，他在射什么呢？这是笔者起初最感好奇的地方。

经过初步调查，莫高窟唐宋时期的天王及其眷属图像当中居然出现了好几例类似的射手形象，分别在31、53、100、428窟前室。根据这些图像材料提供的上下文，我们顿时明白：346窟射手的攻击目标原来是一种形似金翅鸟的飞行罗刹。

然而问题并不到此结束。

## 二、驱鬼、捉鬼主题的来源

从9世纪的敦煌绢画行道天王图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重宝函（四天王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射击飞行罗刹的情景。而在9-10世纪的高昌地区相同的例子更多，据德国探险队的报告，共有7例（分见于如下诸处：伯孜克里克石窟4、7、9、26窟；第三号建筑群E窟；高昌故城a庙；森尼木峡谷北段某小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昌像例叙事性强，射击并捕捉飞行罗刹的情节一跃变成了画面的中心。

尽管有格伦威德尔、勒克科、松本荣一等人的研究在前，可是天王图像里的降服罗刹情节，仍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说。

笔者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寻找文本依据。初步看法是：降服罗刹鬼的情节与《守护大千国土经》一类的密典有关。

以上看法若能成立，势必会深化我们对唐宋护法神像的认识。

### 三、射手身份辨识

回到莫高窟“射手图”的问题上来：这里的射手是谁？到底属于哪个少数民族？

1、松本荣一认为，敦煌绢画行道天王图中的射箭者是毗沙门天王的长子独健。这个结论无论对错都不能搬到壁画中来。因为包括346窟在内，壁画中的射手基本上不跟毗沙门天王相连。所以只能笼统地说，他们是天王手下的药叉大将。

2、射手的民族归属有突厥说、契丹说、吐蕃说，可是这三说都有问题：1) 突厥人披发而非髡发；2) 契丹人髡发却不抹额；3) 吐蕃人抹额而不髡发。

笔者注意到高昌俄文Z号庙的佛陀塑像底座有4身供养人男像，服饰与敦煌五代射手极其相似（见赵崇民译、吉宝航审校《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图版12、38、54，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乌鲁木齐）。勒科克认为他们是回鹘人，《古代高昌物质文明史》一书的作者法国学者莫尼克·玛雅尔也赞同其说。如果勒科克的看法不错的话，那么346窟射手应该是回鹘武士。

3、以回鹘武士充当药叉的形象大使，当然有趣，本文也将顺便讨论这一现象。